百团大战胜利的有力注脚——

日军冈崎支队覆灭始末

■余 戈 吴京昂

记 史

《百团大战》《亮剑》等影视作品中，八路军全歼日军“冈崎大队”的经典场景令人印象深刻，“冈崎支队”（或“冈崎大队”）之名也更加为人所知。然而，这支日军部队的真实称谓、具体来历以及在百团大战中的溃败过程，长期以来并不广为人知。这支日军部队究竟是什么样的来历？又是怎样的结局？

冈崎谦受：“战争机器”是怎样养成的

冈崎支队的指挥官冈崎谦受，1894年3月11日生于日本福冈县，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。其军事履历，堪称一部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“微缩史”。他早年参与日本武装干涉苏俄革命的所谓“西伯利亚出兵”，在冰天雪地中为军国主义扩张卖命。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，他在天津与北伐军对峙，意图阻挠中国国民革命进程。随后，他将屠刀挥向东北，参与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。1939年，这个沾满鲜血的“战争机器”被调至驻山西第37师团，先后担任第37步兵团司令部附、步兵第226联队附。

这些经历塑造并强化了冈崎谦受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。当他秉持着“大东亚共荣”的侵略幻想踏上华北土地时，未曾料到自己的命运将与一支临时拼凑的日军支队紧密相连，更不会想到个人的覆灭与家族的悲剧，正悄然编织成一张无法挣脱的因果之网。

第一次组建：暴雨之夜的狼狈驰援

1940年8月20日夜，正太铁路沿线暴雨如注，八路军破坏正太铁路的战役按预定计划打响，犹如惊雷炸响在日军的防线之上。太原的日军第1军司令部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——阳泉作为正太铁路中段的枢纽，正遭受八路军第385旅的猛烈围攻，狮脑山、庙高地（南山）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，日军自诩的“钢铁封锁线”已然名存实亡。8月21日，驻运城的日军第37师团接到第1军紧急命令，从步兵第226联队中迅速抽调兵力编成一支混成部队，由冈崎谦受中佐担任支队长，下辖3个步兵中队（分别由重士、福田、新井指挥）、1个联队炮小队（由箱田中尉带队）及机关枪队，全员516人，从安邑乘列车北上驰援阳泉。

这支仓促组建的“救火队”，从出发伊始便陷入了八路军精心布下的“铁路陷阱”。日军第226联队2大队附尾岛芳美中尉的日记，成为记录其狼狈窘境的珍贵史料。8月21日0点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测石车站的警备队正与八路军激战，井陉附近的铁道已被爆破，正太线从石门到榆次段彻底中断。半小时后，列车在阳泉前方被迫紧急停下——铁轨早已被撬得七零八落，“列车被迫原地滞留”，车厢外的警备队士兵们如临大敌，紧张地端起了枪。

然而，对于日军来说，战场局势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恶化。凌晨1时，赛鱼车站传来密集枪声，娘子关方向的炮击声隐隐约约；1时30分，阳泉车站四周突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，八路军战士如潮水般从黑暗中涌出。日军山炮队慌忙开炮还击，刚赶到车站统一指挥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，只能仓促组织部队进行反扑。尾岛芳美在日记中抱怨道：“近处枪声不断，运输途中险情频发。发电向重松部队长（第226联队联队长重松吉正大佐）报告，支队全员516人悉数被困阳泉，寸步难行。”

此时，冈崎支队作为日军增援部队，已改由日军阳泉警备队——独立步兵第15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指挥。5时，“配发了早餐，命令支队全员，除负伤等不能出动的，全部参战”。14时，又接到新的命令：反击正在进攻阳泉制铁厂的八路军。江藤军曹带着123名士兵，向阳泉西北方向前进。“16时35分，城江伍长以下37名，向阳泉制铁厂出动……”
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连绵阴雨未歇，枪炮声亦未止息。8月22日的日记中，尾岛芳美提到救护所和医院在统计伤亡，当日阵亡2人、负伤1人，“制铁厂附近枪声最为密集”。8月23日，已有319人投入战斗，留守的人中，28人负伤入院。直到8月30日，他仍在日记中沮丧地记录着：“阵亡6人，入院13人，调走30人守卫医院，并担负火化阵亡者，仅剩105人留守”“阳泉以西出口的铁路又被大规模爆破了”。

这支增援部队最终未能扭转日军在阳泉的战局，反倒被困在这里。由于正太、同蒲铁路均损毁严重，冈崎支队余部无法按原计划返回日军第37师团归建。于是，冈崎谦受只能带着剩下的残部，继续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阳泉附近进行“扫荡”。尾岛芳美在9月的日记中提到，“冈崎中佐的指挥部设在阳泉车站旁的破庙里”，印证了该部长期滞留的困境。

极具讽刺的是，尽管冈崎支队在阳泉作战已竭尽全力，但独立混成第4旅团的指挥官（旅团长片山省太郎、高级参谋土田兵吾、大队长德江光）为顾全本部颜面，对这支远道驰援的“客军”未留下只言片语的回忆——这也正是其在很多记述中被“隐身”的主因。

第二次组建：“大杂烩”部队陷入绝境

两个多月后，冈崎支队又出现在武乡。这一次的部队构成，也是第一次行动的“遗产”。1940年10月，日军第1军为扭转百团大战后期的不利局势，决定仍从第37师团抽调部队，再次组建冈崎支队，支队长依然是冈崎谦受。

此次组建的冈崎支队规模显著扩大，其组成如下：步兵第225联队3中队军官5名，士官和兵150名；步兵第226联队2大队军官25名，士官和兵792名；步兵第227联队6中队军官5名，士官和兵146名；其他部队军官2名，士官和兵101名，加上冈崎谦受，共计军官38名，士官和兵1189名，合计1227名。

由于冈崎谦受本人此时仍滞留阳泉至太原一线，所拨配的兵力只好北上向其靠拢。于是，这支日军的主力于10月6日从闻喜出发，10月9日抵达南关镇。冈崎谦受则带着第一次组建的支队残部，于10月6日自太原南下沁县，与其会合。

按照原计划，这次冈崎支队大部兵力要参与合围沁河上游的八路军第129师部队，冈崎谦受本人则率一部兵力（第一次组建的支队残部及少量新增兵力）留驻沁县，作为后续行动的机动力量。但10月11日，日军第1军突然改变计划：因独立混成第4旅团在百团大战前期损失惨重，战力薄弱，命令冈崎谦受亲率留驻部队转向武乡以东，协助其进行“扫荡”。

此时，冈崎谦受直接指挥执行武乡以东“扫荡”任务的部队，其构成变得极其混杂：日军第37师团1个步兵中队、独立混成第9旅团1个步兵中队、独立混成第4旅团12大队1个步兵中队、独立混成第9旅团1个山炮兵中队（欠1个小队）、工兵1个分队、旅团属无线电通信1个分队、战斗救护班、辎重兵1个小队（欠1个分队），共计军官19人，士官和兵516人，合计535人。这支部队因仍由冈崎谦受带队，支队本部也在此，所以仍然称为“支队”——毕竟，日军的“支队”本就是兵力规模不等的临时编制。

随即，冈崎谦受便率领这支临时拼凑、任务变更的部队，先是与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团的铃木支队配合“扫荡”黎城西井镇、东崖底，在行动中意外发现并偷袭了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，而后爬上太行板山豁口，经左会至洪水镇继续“扫荡”时，遭八路军新10旅堵击，转而向东南撤至大塘，又在石门村遭八路军顽强阻击，被迫向北退守柳树垴和关家垴高地。

彭德怀副总司令果断下令：“坚决歼灭这股敌人！”按照部署，八路军以第386旅自东南、新10旅主力自西南、第385旅自北侧、总部特务团从东侧，共6个团围攻关家垴；以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个团进攻柳树垴。自10月29日至31日，八路军经3天血战，予冈崎支队以歼灭性打击，毙伤其大半，冈崎谦受亦遭手榴弹炸毙。此时，日军战机飞来助战，附近的日军迅速向关家垴聚拢，八路军不得不分兵阻援，冈崎支队残部得以乘隙连夜突围逃脱。八路军在打扫战场时，于辎重小队的遗物中发现一本被雨水浸透的账簿，上面清晰记录着该部8月在阳泉采购马料的账目。

历史拼图：同一支指挥棒下的无解败局

冈崎谦受毙命后，其家族亦深陷战争反噬：在1945年九州大轰炸中，其儿子、女儿死于美军轰炸，家庭支柱崩塌；1947年，其妻子因长期抑郁离世。更具讽刺的是，他的小舅子竟以“遗族”身份冒领抚恤金长达40年。

这接踵而至的厄运，正是对冈崎谦受穷兵黩武生涯的残酷印证：他为日本帝国征战半生，双手沾满鲜血，却无力庇佑家人；所谓“帝国勋章”“军人荣耀”在战火中化为乌有，连身后抚恤金也成了他人“盘中餐”。

两次组建的冈崎支队，虽任务、编制不同，结局却如出一辙——在人民战争的汪洋中举步维艰，最终覆灭。这两次行动已非孤立战例，更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侵略者的徒劳，也印证了中华民族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的铁律。

正义或许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冈崎支队的覆灭，是百团大战胜利的有力注脚，更是人民战争伟力粉碎侵略者野心的铁证。

葛庄伏击战——

“口袋战术”重创日伪军

■晋 蒙 方 铭

战 例

1944年夏末，侵华日军已是日薄西山、穷途末路。然而，侵略者仍不甘心失败，“扫荡”没有休止。

8月，日伪军共1万余人分13路对山东滨海区进行“扫荡”。八路军收复沂水城后，正在“扫荡”鲁山区的日伪军3000余人急速南下，欲行报复，却遭受八路军滨海军区部队的沉重打击，被迫开始撤退。八路军鲁中军区获此情报后，决定给这股敌人予以致命一击。

9月2日，日伪军从莒县出动，分两路北窜。左路为伪军第47师4个营及其独立第1旅等部，共1000余人，由沂水城以西渡河回撤；右路为日军第59师团草野清大队、伪军第47师以及伪滨县警备队，共1000余人，沿沂（水）博（山）公路回撤。

得知敌人企图后，鲁中军区决定在葛庄展开一场伏击战。葛庄，这座沂水城西北10余公里的小镇，东临跋山，西临乔山，北临卞山，南临沂河，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，也是敌人必经之路。

鲁中军区采取“口袋战术”，三面设伏：第1团埋伏在葛庄东面跋山一带，防敌回窜沂水城；第2团埋伏在葛庄西面乔山，阻敌北窜博山；第12团则隐蔽于葛庄北侧，随时准备迂回侧击，待战斗打响后，抢占松山，切断葛庄通往诸葛的公路，将敌军的退路彻底封死。

八路军战士在操作从葛庄伏击战中缴获的日军七五山炮。 资料图片

9月3日，敌右路军1000多人从沂水城出发，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北进。直至14时许，敌军几乎全部进入我军精心布置的伏击圈。这一刻，鲁中军区采取“中间开花”战术，三面同时向敌人开火。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使敌人瞬间陷入混乱。

在跋山以西、葛庄以东，有一处名为镢头岭的高地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但由于这片高地距公路太近，岭上光秃秃的，无法藏兵，只能在战斗打响后抢占。我第1团官兵如离弦之箭，从埋伏地疾速奔出，抢先敌人夺下了沂河边的这一制高点。

日军大队长草野清惊魂稍定，马上发起反扑，命令炮队向我军阵地疯狂轰炸。随后，他们兵分两路，一路日伪军在公路两侧与我第12团展开激战；另一路负责抢占镢头岭。敌人到了岭下，我第1团早已严阵以待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，刺死日军中队长冈田健以下50余人。

黄昏时分，日军四处突围未遂，伤亡惨重，残部300余人夺路逃至葛庄西北角的水母娘娘庙。

战斗持续至晚上，敌人水米未进，疲惫不堪，士气低落。而八路军则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坚实后盾，鸡蛋、大葱、煎饼等食品源源不断地送至前线，官兵士气高涨。

沂山军分区指挥员仔细分析敌情，认为敌东西北三面均被我军包围，突围没有希望，唯有向南突围强渡沂河。涉水突围，乃兵家所忌，但除此之外日军别无良策。于是，指挥部决定，当晚实行车轮战法，以封锁和杀伤敌人，逼其突围渡河。同时，将第1团、12团各一部，部署在沂河东西两侧，隐蔽待命。

4日8时，在度过艰难的夜晚后，日伪军用炮火向我北面阵地狂轰，而后以小股兵力冲锋，意欲造成向北突围之势，夺路南逃。但我军指战员早已识破敌人的伎俩。敌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，向南突围时，再次遭受我军的追击。

夏秋之交，沂河河水湍急，敌人在河上丢盔弃甲、四处逃窜。我军四面八方的手榴弹和炮弹在沂河上织成一片火网，水面上掀起一片片浪花。日伪军大部被击毙，仅40余人逃往莒县。

在另一个战场，同样传来捷报。敌左路军遭遇了和右路军一样的命运，在沂源草沟一带，大部被我军歼灭，伪独立第1旅旅长陈三坎被击毙。

此战，共击毙伤日军300余人、伪军1300余人，缴获山炮1门、迫击炮2门等物资。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，我军以极少的牺牲，取得了歼灭大量敌人的战斗成果。这是鲁中军区第一次在运动中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，也是山东八路军继1939年梁山战役歼灭日军一个大队后的又一次大捷。

军史撷珍

『树叶训令』见证军民深情

■葛元蕊

盛夏时节，树木葱郁，空气中弥漫着草木芬芳——如今，河北保定阜平县的群山已是环境优美的风景区。回溯80多年前，当时包括首府阜平在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却是荒山野岭、草木萧条。

1937年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11月，聂荣臻带领部队从山西五台开赴冀西阜平，创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这是我党我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。1939年秋开始，日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“扫荡”“蚕食”。

1942年春天，华北地区遭遇严重的灾荒，赤地千里、颗粒无收。由于敌人进行了严密封锁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处于最艰难的时期。百姓只能以“黄菜”果腹：将树叶放在大瓮中，用清水沤几个星期再吃。为了采摘更多的树叶，大家甚至冒着风险爬上高处砍树枝。部队官兵起初以喂马的黑豆、麦麸为食，后来也不得不摘树叶吃。战士每人每天两顿饭都是几个树叶饼，吃不饱就只能多喝野菜汤。

当时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设在河北唐县和家庄村，仅那里就有老百姓900多人、部队200多人，村庄附近的树叶根本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。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发现，战士们年轻力壮、手脚灵活，爬树摘树叶比老百姓更多更快，可这样下去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？朱良才向聂荣臻汇报了自己的担忧。

聂荣臻得到消息后，下令部队伙食单位必须在村庄方圆15里以外采摘树叶，村庄附近的树叶要留给群众吃——“宁可饿着肚子，也不与民争食”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树叶训令”。

训令发出后，根据地部队严格执行。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八路军老战士田顺心曾回忆说，当时战士们每天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去摘树叶，山上仅剩的野果也不能摘，那些都要留给老百姓。

在1942年边区财政会议期间，聂荣臻发言，讲到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负担。他回想起老百姓三五成群薅树叶、剥树皮的情形，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出来讨饭的场景，讲着讲着就控制不住流眼泪。

后来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1942年春天，青黄不接，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，入春后，杨树、榆树长出了嫩叶，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粮食。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，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，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，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、榆树叶，要把它留给群众吃。”

得知此事后，边区群众深受感动。一些群众自发找到了聂荣臻，要他收回训令，还把采摘来的树叶送到部队。老乡们拉着聂荣臻的手说：“聂司令，你也太难为战士们了……现在闹饥荒，八路军饿着肚子，连把树叶都不能摘，怎么能行呢？”

聂荣臻也动情地说：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这是八路军的纪律。请乡亲放心，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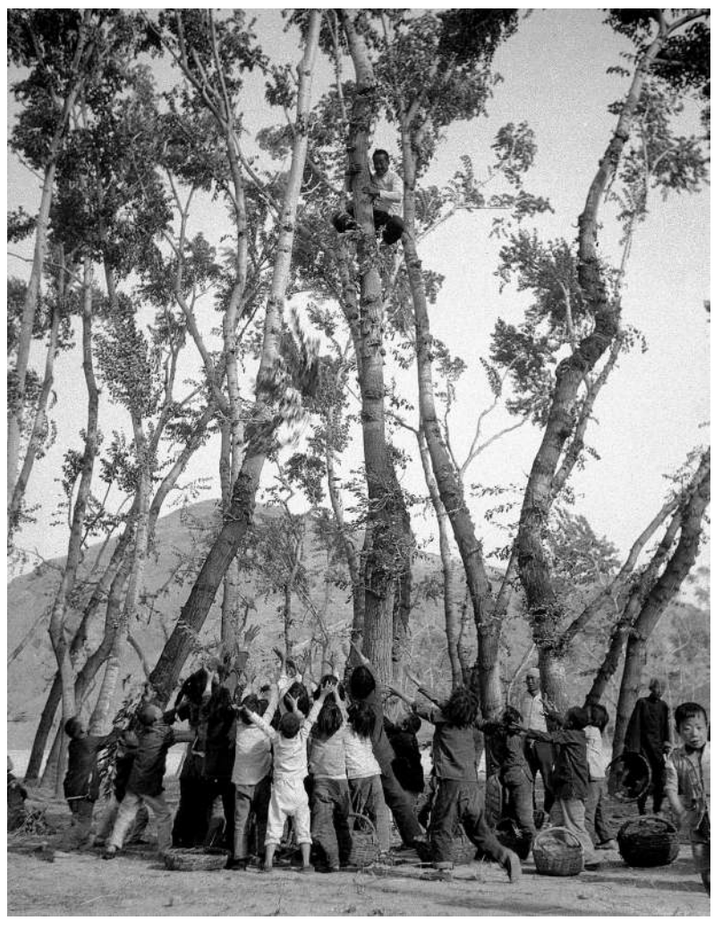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训令还传达到晋察冀军区的其他部队继续推行。晋察冀军区机关制定了节约计划：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员外，每人每天要节约一至二两粮食，用于救济受灾的老百姓。仅1942年，各部队就节约出14万斤粮食。部队还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，帮助群众春耕秋收，实施包括减租减息、减轻抗战勤务、整顿乡村财务、调剂贸易等一系列措施，军民团结一致克服了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。后来，许多部队可以做到不用买菜，每人每日平均可以吃到三钱盐、二钱油。

“二月里寒食柳芽黄，三月里谷雨杨叶长。家家户户采树叶，一春树叶半年粮。精打细算度春光，节省粮食交公粮。子弟兵吃饱好打仗，支援前线第一桩……”这首民间歌谣自1942年起，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。

山风吹拂林间，枝叶簌簌低语，歌声在树林间回荡。这曲轻快的歌谣，凝结的是深切浓厚、历久弥新的军民鱼水之情。

下图：1940年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老百姓摘树叶度春荒。

资料图片



军史发现

长征

第6524期

本版学术支持：褚 银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